

向大海进发

■夏泽华



午后，风裹挟着被烈日蒸腾的水汽，带来咸腥的大海味道。

不远处的荒地上，一顶顶军绿色的帐篷像雨后春笋，在很短的时间里搭建了起来。海风拍打篷布，啪啪作响，像是给官兵做着战前动员。

集合的哨音掠过帐篷，逐渐消散在海天交接处。官兵肩膀上搭着游泳圈，赤脚踩在沙子上，一股热流从足底冲上心头。新兵被眼前的沙蟹吸引，沙蟹吐出的沙球像是风化的珍珠，遍布海滩。老兵则凝望着远处的海面，从粼粼波光里判断着今天有几级风浪。起风了，海浪涌上滩头，卷来了一些贝壳，让他们的脚底感受到阵阵凉意。

泗渡，是对意志力的考验。长距离的游泳，体能上的巨大消耗像海浪一样不断冲击人的生理极限。经历过在海中畅游的官兵都知道，海水不是咸的，而是苦涩的；抵近看海，也不是蓝色的，而是墨色的。

“有机会和鱼群擦肩而过吗？”来自北方内陆的战士张海洋问身旁的战友李龙杰。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海训，心里满是紧张和憧憬。李龙杰摇了摇头，指着自己黝黑皮肤上的一块块红印说：“只有水母。”水母蛰过的伤口被海水浸泡，结了痂又有些褪皮。烈日暴晒下，那刺痒的感觉让他记忆犹深。

说话间，官兵已经编排好队形。他们将以小队的形式，成一路展开泗渡。排在第一位的队员需要破开海浪，承受海水的阻力最大，也最先面临可能发生的危险……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，都想成为第一个迎击海浪的人。

队长潘芑丞在思索片刻后，将自己

安排在了第一个。他知道，游到后半程，大家的身体会麻木，那时候，动作机械僵硬，意志力变得尤为重要。海里没有参照物，也无法准确感知距离，一个跟着一个游，前一名队员既是后一名的向导，也是精神依托。而在队伍最前面的破浪手，面前就只有扑面而来的海浪。

“我是队长，我第一个上。”这既是命令，也是动员。

潘芑丞说完转身走向了大海，官兵跟在他身后排成一列。海面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，官兵的身影若隐若现，在辽阔的天地间显得格外渺小。海水没过官兵脚踝，他们继续走着，海水很快没到了腰际。当海水接近胸口时，他们一头扎进水中。

一望无际的海面上，官兵成了一个个沉沉浮浮的小点。点连成了线，一根根线串在一起，搏击风浪。

难以想象，官兵长游大海的起点，只是一脸盆清水。

最初接触泗渡课时，连队里有许多战士心里犯嘀咕。有的战士生活在内陆，很少游泳；有的战士小时候经历过呛水，对水产生了恐惧。

“克服胆怯的记忆，让它变成勇敢的回忆。”潘芑丞一边鼓励他们，一边制订着详细的计划。他知道，长游既需要技巧，更需要官兵在精神上战胜它。为了帮助战友们克服对水的恐惧，潘芑丞让他们先把头埋进脸盆里练习换气，模拟在海中泗渡的情形，配合着手上和腿上的动作，在俯仰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呼吸节奏。

在陆地上练习动作，是枯燥、乏味的。陆地训练不像水中有浮力，很容易产生疲劳。潘芑丞播放着手机里录制的海之声，海鸥的鸣叫和海浪交织在一起，像一首进行曲，鼓舞着大家。他们每完成一次划臂，都仿佛听见劈开海浪的声音。仰头换气时，海风又在耳边吹拂，慰藉着他们。畅游大海的愿景，给了他们动力。

他们在岸上练习蛙泳动作。收腿、

外翻、蹬夹……高频次训练让官兵的双腿酸痛。为了提振精神，潘芑丞一边让大家做动作，一边描述着海里泗渡的情景。一天的训练完成，他们仿佛成了一条条轻快的鱼，距离目标似乎又近了一些。

一个多月后，官兵从在脸盆里练习换气，转到了游泳池训练。这里没有海浪，没有未知的危险，池水清澈见底。官兵往返地游着，200米、800米、1500米……里程越游越远，距离大海也越来越近。

正式下海这天，海面上起风了。海浪渐高，保障用的小船在远处剧烈摇晃。泗渡训练的里程已经过半，大家体力消耗很大，恶劣的海况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挑战。他们遇到了逆流，队伍使劲向前游却没能前进几米。

“相信你们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”针对海况评估过后，指挥部将决心变成了一句动员，用喇叭向着浩渺的大海远处呼喊。没有回音，但每一个字都扎根在官兵心里。他们逆流而上，乘风破浪，加快了划臂和蹬腿的速度，抬头换气的频率也提高了许多。湍急的水流中，他们不断仰头换气，也在给自己加油打气。

官兵破浪前行，当他们冲出风浪时，变得更加坚毅勇敢。长游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不断重复蛙泳动作就能抵达终点。长游也很难，重复上万次动作，直面层层浪涛，只有信念坚定才能抗衡未知的风浪。

终于到达终点了。起水后，战士王扬从游泳圈上摸出了几颗密封包装的糖果分给大家。因为在长游途中喝了海水，糖果在此时吃起来格外甜。王扬笑着说：“这是我们的胜利果实。”他把糖果用胶带粘在游泳圈上，本来是准备着如果队伍里有谁游不动了，可以吃一颗补充能量，没想到所有人都坚持到了最后。

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官兵欢乐的笑脸。他们吃着糖果，开心地分享着长游中的感受。此时，海风也变得柔和起来，仿佛在他们擦拭着挂在身上的水珠……

紧急转移

■赵佳庆 王正书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晨雾缥缈，宛如一层白纱，隐没了山路沟壑。

这是一所驻扎在大山深处的哨所。哨所地处山谷，三面环山，“抬头一线天，低头山连山”是哨所官兵挂在嘴边的顺口溜，也是对哨所环境的生动形容。

晨雾消散，闷热的气息依旧凝聚在半空中。山中没有一丝风，空气中的水分似乎可以凝结成水珠。临近中午，滚滚乌云蔓延而来，横压在哨所上空，暴雨突如其来。

此时，一级上士张强正带领保管班巡逻到离哨所最近的一个洞库，他们不光要清点库内物资，还要清理排水沟的沙石与树枝，防止雨水倒灌。

雨借风势，钻进官兵的雨衣，片刻间便将迷彩服浸湿。

官兵进入洞库，一排白炽灯将漆黑的隧道点亮，泥土的清新气息灌进鼻腔，使人渐渐放松下来。

最初进库，上等兵杜松林感到无比震撼，他无法想象几十年前，在没有太多专业设备的情况下，第一代守山人是如何凿山挖洞、建库筑院的。

杜松林一边往负责的2号垛位走，一边用力拧干迷彩服。他刚准备提笔记录数据，一撮石渣不偏不倚砸在本上。他抬头望去，一个裂缝赫然出现在拱顶，他赶紧叫来了其他战友。

张强等人迅速赶来，初步判断后得出结论：由于建库时间长，加之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影响，洞库内部钢筋极有可能老化，不排除有塌方的风险。

更糟糕的是，受大雨影响和群山阻隔，有线电话和对讲机信号中断，此时的哨所和洞库成为一座“孤岛”。

“立刻向6号垛位转移物资。”没有丝毫犹豫，张强和战友迅速着手转移物资。

为了防止坍塌，张强和战友冲进雨中，找来几根废弃钢管，拉到晾衣棚内，在两端焊上大铁片。钢管切口不均匀，



长征

第6192期



我们从胜利走来

■刘林青

南昌的火把点燃了
深藏地下的火种
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高声怒吼
逼迫黑暗开始撤退
一声枪响突破重围
中华民族从此迎来黎明的曙光

一排排草木迎风而立，昂起头颅
大江大河奔跑着，涤荡污浊
巍峨高山屹立于世界东方

从胜利走来的人民军队
跨越97年光阴，依然年轻
在强军路上阔步前行
必将到达胜利的下一站
用荣光锻造的站台
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

巴颜喀拉的石头

■吕克磊

那从天上掉落的
巴颜喀拉的石头
拐过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弯后
终于湿淋淋地上岸了

它停在那里
用沉默咀嚼黄河汹涌的浪涛
浑然融入两岸的群山
任一双双目光剥去满身沧桑
露出大河铮铮的骨头

激流，暗滩
已将风暴深深勒进每一个伤口
带着大河的奔腾
俯瞰深道的史册与苍穹

叩问永恒的凝望中
我们与流过几千年的血脉源头
融会贯通
星空下的身影
被凛冽的寒风拍打
坚韧如巴颜喀拉的石头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傍晚，狂风骤起，卷起阵阵黄沙，空军某场站导航台瞬间被一阵烟雾笼罩。在强风的推动下，一片硕大的乌云飘向台地上空，紧接着，狂风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，砸在营房屋顶，发出“啪嗒嗒”的响声。

盛夏，青藏高原迎来雨季，雅鲁藏布江又一次到了汛期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江面水位都会升高，雅鲁藏布江的水面也不断拓宽。又一次暴雨来袭，望着越来越接近导航台围墙的漫漫江水，台长张斌心里泛起一丝紧张。

导航台位于雅鲁藏布江中央的一座小岛上，物资补给只能依靠皮筏从外界运送进来。如果暴雨短时间内不停，江水持续上涨，物资运送将面临重重困难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装备受损，接下来的战备保障任务将受到很大影响。

所幸，到了深夜，乌云消散，风雨渐渐平歇，江心小岛终于回归宁静。因担忧而睡不着的张斌来到值班室，细心地逐个检查设备。确认全都完好后，他又向位于台站西南角的蔬菜大棚走去。大棚也没有受损，看到各类瓜果蔬菜依然生机勃勃，张斌才放心地回到宿舍休息。

来到小岛已经4年多的张斌，早已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极端天气。4年前的那个夏天，他刚接任台长不满3个月，因连日大雨而暴涨的江水将台站部分营房设施冲垮，岛上一代代官兵精心维护的菜园也被完全冲毁。

岛上的菜园，对于该导航台乃至整个场站官兵来说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几十年前台站刚刚建设时，岛上严寒缺氧、风沙不断，一点植被生长的痕迹都没有，与外界通行只能靠一条小船，俨然一座毫无生气的孤岛。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，第一批导航台官兵全身心投入战备，他们借每次离岛的时机带回一包肥沃的土壤，积少成多，开辟出菜地，种出了土豆。

上任之初就面临如此遭遇，张斌并未气馁，他先是带着台站2名战士扛着水泥袋垒起防水墙，一点点清理台站里的淤泥石块。雨停后，张斌又乘筏出岛买来塑料薄膜和金属管等材料，并在连

我的军挎包

■刘冀洲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在我多年的军旅生涯中，一个绿色的军挎包，始终伴随在我身边。无论是在军营训练，还是在外出执行任务，它常常伴我左右。我为拥有它而感到骄傲、自豪。它跟随我一起经历了汗水的洗礼，见证了我在军营的蜕变与成长。

那是一个与65式军装配套的军挎包，帆布的面料，质地结实，柔软贴身，方便又实用。我入伍于1976年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军挎包，在大家眼里是很美，甚至很时尚的。我背着它走在路上，曾吸引众多羡慕的目光。

从我入伍那天起，这个军挎包就成了我的贴身助手。在外野营拉练时，里面装过我的牙刷、毛巾、香皂盒等洗漱用具；在营区生活时，里面装过我的日记本、亲友的来信、学习用品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针线包。我的衣裳鞋

袜破了自己缝补，被褥脏了自己拆洗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军挎包是我最近亲密的战友，总是在我需要时，提供最朴实、及时的帮助。

那年夏季，特大暴雨下了三天三夜，一天黎明5点钟，全团官兵奉命紧急出动抗洪救灾。我们在滂沱大雨中扛沙袋、搬巨石、挡洪水，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，一刻不停地忙到了下午5点。此时，我们已经极度疲惫和饥饿，准备匆忙吃一口饭。等我找回军挎包时才发现，里面装着的压缩食品早已被泥泞的雨水浸泡散开了。即便如此，我嚼着泡过水的食品，照样吃得很香。这个湿淋淋的军挎包，见证了我与战友们在艰苦环境中付出与奉献的全过程。

在硝烟滚滚的演习中，轰鸣着的装甲车、坦克车穿梭在训练场上，弥漫的烟雾与腾飞的沙尘一起肆虐飞扬。“红军”与“蓝军”的对峙相持不下，一时间进入到胶着状态。我带领几位战友一路跋涉，疾速奔跑数十里。高温炎热的

后来，为了将新菜园修建得更好，张斌想到了种植水果。

来到台站的第2年，张斌开始利用休息外出的时间，前往驻地县里的水果种植基地参观，向当地专业人员请教高原上培育水果的相关知识。经过反复对比，他最终买了草莓的种子带回台站。

既然要重建被江水冲垮的菜园，就要修建得更好，种出更多蔬菜水果，为这座高原江心岛增添新的生机活力。张斌按照向专业人员学来的经验，找来几个泡沫箱，往里填满收集的细腻土壤，认真浇水、翻土、施肥。半个月过去，待到土壤从黄色变为黑色，土质变松软，再将草莓种子均匀铺进泡沫箱内，浅浅盖上一层土壤，喷洒水雾，盖上一层塑料薄膜，静待种子发芽。

随着第一批草莓种子种下，台站官兵的心从此多了一份牵挂。每天训练和任务结束，官兵总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泡沫箱旁，观察种子成长的状态。不久，嫩芽突破土壤，草莓苗愈发茁壮，绿意越来越浓。终于到了能够移栽的时候，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近百棵草莓苗一点点移栽进大棚，定期施肥浇水，像呵护婴儿一般照料着幼苗。

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草莓苗渐渐开花结果。3个月过去，长出的草莓又大又红，香甜可口。张斌第一时间打电话向连队报喜，并采摘下第一批成熟的果实，托进岛运送物资的战友带回连队。

连队的战友们亲眼见到草莓后，开心不已。他们给台站打去电话，称赞台站官兵的细心、耐心，向战友分享草莓的香甜与内心的喜悦。

后来，在台站官兵的不懈努力下，蔬菜大棚又先后长出了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等蔬菜。去年年初，张斌还在台站门口种下了一颗苹果树。今年盛夏，树上已经结出了3颗小小的苹果。

岛上的生活枯燥而孤寂。4年多的守岛生活使张斌变得不善言辞，但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，默默表达着他对小岛的赤诚热爱。

这场暴雨过后，蓝天洁净如洗，江心小岛又迎来了炽热的阳光。上午的保障任务结束后，张斌从营房拿出红色油漆和毛笔，来到台站中央那用石头铺成、红漆描摹的“乐守高原、自觉奉献，开拓进取、不懈奋斗”16个大字前，仔细地给每个字涂上红漆……



节节胜利(油画) 张洪祥 崔森林作(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)